

前秦女詩人蘇蕙研究

丁勝源 周漢芳 著



法門寺文化叢書之二十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前言

蘇蕙是我國古代一位著名的女詩人，她的作品織錦回文更是千古絕唱。

自從織錦回文問世以來，已經有一千六百多年了。可是，至今還未有人對她進行過專門的、系統的研究，為她的歷史影響和作用，做出中肯的、全面的評述。本書企圖從她創製回文文學、推動七言詩體發展、開啟文字織錦等多方面、多角度分析，充分肯定蘇蕙的歷史貢獻，旨在引玉，以期得到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。

本書原是一篇論文，當時遵韓金科館長之囑，匆匆寫就，以應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。滿擬會後續寫姊妹篇《回文論》，湊成「雙璧」。但一動筆，便感到有許多重複和交叉，如影隨形，難分難解，所謂「言回文，不可不先言蘇蕙」。於是只好改變

初衷，把兩者裒成一編，以蘇蕙為主綫，在原有的基礎上擴展、充實，對回文的產生、發展、現狀，進行自古及今、由中而外的作全過程的回顧、比較、總結，史論並舉，縱橫相間，并使注釋也成為正文的有機組成部分。同時，我們在浩瀚的書海中，鉤沉爬梳，蒐集到不少關於蘇蕙的資料，其中一些得之于善本、孤本、稿本，作為附錄，繫於書後，供研究者參考。

法門寺右鄰的織錦巷，相傳為蘇蕙故里，也就是回文文學的發軔地。佛門與回文結緣，始自印度來華高僧達磨的《真性頌》，此後嗣音連綿（《敦煌寶藏》有宋太宗趙光義的《蓮華心輪迴文偈頌》），直到一九三三年北平中央刻經院還出版了《璇璣圖詩》。蘇蕙和她的織錦回文，應是法門寺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。

我們是在韓金科館長的關懷和大力支持下，閉手「舞文弄墨」的，使桑榆之年，有所事事，為新興的法門學添磚加瓦，貢獻綿薄之力。

作者

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

目 錄

前言·····	(1)
蘇蕙和她的織錦回文·····	(2)
一、織錦原委·····	(2)
二、歷代對蘇蕙及璇璣圖詩的評價·····	(12)
三、後世對璇璣圖詩讀法的研究·····	(16)
四、兩種本子的璇璣圖·····	(23)
五、《璇璣圖》的寫作及織造時間、地點·····	(28)

蘇蕙對後世的影響及其作用	(35)
注釋	(77)
附錄	(264)
一、歷代詠蘇詩詞曲賦	(264)
二、璇璣圖詩序跋、提要	(341)
三、有關蘇蕙和織錦回文的記述、評論	(376)
四、回文錦樂曲	(406)

公元四世紀，我國北方地區，少數民族紛紛爭雄，金戈鐵馬，兵禍連結。《北史·文苑傳》云：『中州板蕩，戎狄交侵，僭偽相屬，生靈塗炭，故文章黜焉，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，揮翰於鋒鏑之下，亦有時而間出矣』。就在這『十六國長期戰亂，文學幾乎絕迹』（范文瀾《中國通史》）的年代裡，三秦大地却進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女詩人。

蘇蕙是我國十位女詩（詞）人之一。^①

蘇蕙字若蘭，前秦時武功蘇坊人，陳留令蘇道質^②之第三女，年十六，適扶風竇滔，居住在現今的法門寺鎮。她儀容秀麗，識知精明，善屬文。

竇滔字連波，『右將軍子真之孫，朗之第二子也。風神偉秀，該通經史，允文允武，時論高之。符堅委以心膂之任，備歷顯職，皆有政聞，遷秦州刺史，以忤旨謫戍燉煌。

會堅克晉襄陽，慮有危逼，藉滔才略，乃拜安南將軍，留鎮襄陽」^③。

據《隋書》經籍志四記載，蘇氏著有迴文詩八卷、織錦迴文詩一卷。『屬隋季喪亂，文字散落，追求不獲，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』，獨存。

蘇蕙和她的織錦回文

一、織錦原委

蘇蕙織錦回文，古今傳爲佳話。對於其原委有下列四說。

(一) 晉書說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五引王隱^④《晉書》云：「竇滔妻蘇氏，善屬文。苻堅時滔爲秦州刺史，被徙流沙。蘇氏思之，織錦爲回文〔因〕詩寄滔，循環宛轉讀之，詞甚淒切」。

《事類賦》^⑤卷十引臧榮緒《晉書》曰：「竇滔妻蘇氏，善屬文。苻堅時滔爲秦州刺

史，被徙流沙。蘇氏思之，織錦爲回文詩寄滔，循環宛轉以讀之，詞甚淒切。

《晉書》^⑥卷九十六列女傳云：「竇滔妻蘇氏，始平人也。名蕙，字若蘭。善屬文。滔、苻堅時爲秦州刺史，被徙流沙。蘇氏思之，織錦爲回文旋圖詩，以贈滔。宛轉循環以讀之，詞甚淒惋。」

(二) 前秦錄說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二〇引崔鴻《前秦錄》云：「秦州刺史竇滔妻，彭城令蘇道之女，有才學，織錦製迴文詩，以贖夫罪」。^⑦

(三) 李善注說

《文選》卷十六江淹《別賦》云：「織錦曲兮泣已盡，回文詩兮影獨傷」。李善注：「《織錦回文詩序》曰，竇滔秦州，被徙流沙。其妻蘇氏。秦州臨去別蘇，誓不更娶。至沙漠，便娶婦。蘇氏織錦端中，作此回文詩以贈之，符國時人也」。劉良續注云：「織錦爲迴文詩，使成章句以寄於夫，思念別離，故泣盡影傷也」^⑧。

李嶠《詩》：「扇中紈素裂，機上錦文迴」，張庭芳注云：「晉竇滔爲梁□刺史，當去，與妻別，約無異心，至官，乃娶，妻蘇氏怨，因織錦作迴文詩，寄滔也」；《錦》：

「色美迴文妾，光輕綰黑寶」，注云：「寶滔妻織回文錦詩，寄滔也」。^⑨又敦煌殘卷《李嶠雜詠注》：「色美迴文妾，花驚製綺人」，注云：「晉寶滔爲秦刺史，從〔徙〕流沙，取〔娶〕妾，其妻蘇氏在家，錦作迴文以叙怨」。

（四）武后記說

武后《蘇氏織錦迴文記》云：「初，滔有寵姬趙陽臺，歌舞之妙，無出其右，滔置之別所。蘇氏知之，求而獲焉，苦加捶辱。滔深以爲憾。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，讒毀交至，滔益忿蘇氏焉。蘇氏時年二十一。及滔將鎮襄陽，邀蘇氏同往，蘇氏忿之，不與偕行。滔遂携陽臺之任，斷蘇氏音問。蘇氏悔恨自傷，織錦迴文」，「遂令蒼頭賁至襄陽焉，滔省覽錦字，感其妙絕，因送陽臺之關中，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，歸于漢南，恩好愈重」。

諸說不一，多有歧異、牴牾之處，究以哪說符合事實，後人見仁見智，莫衷一是。縱觀歷史主要是晉書說和武后記說對後世的影響較大。從織錦回文面世到宋元豐三年（1080），蘇軾責授齊安，王觀編管永州的七百年間，歷代詩人題詠中所反映的蘇蕙本事與《晉書》記述基本一致。如梁元帝《寒閨詩》：「願織迴文錦，因君送武威」；《蕩

婦秋思賦》：「妾怨迴文之錦，思君出塞之歌」。北周、庾信《蕩子賦》：「合歡迴文錦，因君寄武威」。陳後主《長相思》：「關山征戍何時極，望風雲，絕音息，上林書不歸，迴紋徒自織」。蕭銓《婀娜當軒織》：「綾中轉蹀成離鵲，錦上迴文作別詩」等等。特別是武后之後的唐代詩人，如劉長卿《賦得》：「機中錦字論長恨，樓上花枝笑獨眠，爲問元戎寶車騎，何時返旆勒燕然」（明俞安期《詩隼類函》卷六十五題作《戍婦》）。李白《閨情》：「織錦心草草，挑燈淚斑斑」；《代贈遠》：「織錦作短書，腸斷回文結」。焦封《留別》：「但保同心結，無勞織錦詩」。孟郊《離思》：「回織別離字，機聲有酸楚」。呂溫：《藥師如來繡像贊》：「乃知織迴文之錦，無補離憂」。鮑溶《贈遠》：「辛苦關西車騎官，幾年旌節客河蘭，欲和古詩成寶錦，倍悲秋扇損齊紈」。施肩吾《望夫詞》：「手熬寒燈向影頻，回文機上暗生塵」。溫庭筠《塞寒行》：「心許凌煙名不滅，年年錦字傷離別」。李頻（武功令）《古意》：「雖非寶滔婦，錦字已成章」。曹唐《織女懷牽牛》：「封題錦字疑新恨，拋擲金梭織舊怨」。劉兼《征婦怨》：「曾寄錦書無限意，塞鴻何事不歸來」。公乘億《賦》：「織錦機中，已辨相思之字；擣衣砧上，俄添怨別之聲」。趙勵《秋鴻賦》：「羅迴文之織錦，思繫足之邊書」。專詠若蘭本事的，如張仲素

《迴文錦賦》：「昔寶滔之于役從軍，伊少婦兮玉潔蘭薰，對鳴機以抽恨，織美錦而成文」。皇甫威《迴文錦賦》：「彼美人兮懸隴雲，念塞上之征客，迴機中之錦文，千里馳心，十年誓志，相關山之延夢，託丹青而垂意」。值得人們注意的是，扶風平陵人，寶滔族人寶鞏《少婦詞》：「夢繞天山外，愁翻錦字中」；《從軍別家》：「如今便是征人婦，好織迴文寄寶滔」。班馬耿寶是右扶風四大望族，焉有不知前輩軼事。又如趙嘏《昔昔鹽二十首·織錦賣家妻》：「當年誰不羨，分作賣家妻，錦字行行苦，羅幃日日啼，豈知登隴遠，祇恨下機迷，直候陽關使，殷勤寄海西」。嘏雖山陽人，但長期流寓長安、渭南，靠近蘇蕙鄉里。從這些詩題和內容看，多是「萬語千言皆怨別」（晁補之《調笑·回紋》），歸于「思婦」、「戍婦」一類的閨怨詩，而不是棄婦之詞。元豐年間，孔平仲《題織錦璇璣圖》（五首）、王觀《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》^⑩、蘇軾《次韻回文三首》^⑪、秦觀《擬題寶滔妻織錦圖送人》^⑫等詩作，其主旨亦同。到此時，還未發見唐宋諸賢詩文中從武后說的，連距武后作記二十四年後的「詆善之短」的文選五臣注、五十五年後的李嶠雜詠詩張庭芳注，都未依附或采納其說。雜錄古事亦及唐代瑣聞的李冗《獨異志》卷下，也謂「寶滔久戍，其妻蘇氏能詞，織錦爲迴文詩，叙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，其理

縱橫皆旨義』。宋初，周文矩畫《蘇若蘭話別會合圖卷》，也只是備寫送別會合情景而已，並無漢上之事。^⑬

朱象賢云：「古今以來，凡言織錦故事者詩文圖畫，無不從武后之敘述」。他的說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。

哲宗紹聖三年（1096），貶在黔州的黃庭堅發出強烈的感嘆：「亦有英靈蘇蕙子，只無悔過竇連波」（《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》）。乃山谷借武后之記，託物寄興，盡管提到「陽臺」（自晉以來詩歌中首次出現其人），但在竇滔事情上，他和武后「復美連波之悔過」的說法，却截然相反。徽宗大觀四年（1110），孫奇書無名氏《蘇若蘭織錦圖臨本》云：「如滔者可謂過而能改者也」。^⑭此當是武后記說的最先的響應者。

南宋桑世昌編集《回文類聚》，首列武后記、次璇璣圖、再讀法讀例（用色分章）。他以記代序（《璇璣圖叙》）^⑮，與詩圖、讀法渾成一體，突出武后記在諸說中的重要地位。然而公私撰者，從晉書說的仍多於武后記的。前者有佚名《錦繡萬花谷》，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、鄭樵《通志》、《永樂大典》；後者有周守忠《姬侍類偶》（「陽臺關中」）、佚名《氏族大全》（《璇璣圖》）、朱權《原始秘書》、李懋《叙織錦圖》和官修的

《明一統志》（詩歌有朱德潤、許有壬題《織錦迴文圖》，陳敬宗《題回文卷》）。

明代中葉，蘇蕙家鄉《武功縣志》^⑧的問世，成為武后記說走向上風的轉捩點。康海此志（1）突出《織錦回文》，以璇璣與分野、疆域、縣治冠於卷首；（2）認同武后之說，以記代傳（節錄），文末強調「武后記言蘇氏事甚詳」。著者以史治志，自稱「文獻之事，邦邑所先，以稽往昔，以啓後賢作人物第六」，萬民亦謂「大父作志，首載蘇氏璇璣圖詩，非漫紀也」。由于他是一代文宗，又是若蘭鄉人，所編所寫，具有不容置喙的權威，因而影響較大。

一是撰志著書者，「率矜式之」。長期以來，全文收錄武后記的，在現存的詩文總集中，只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回文類聚》和朱櫛（明太祖子）《文章類選》三種。自海之後，驟增十數倍。其中要籍有馮惟訥《古詩紀》，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，鍾惺《名媛詩歸》，王圻、王思義《三才圖會》，臧懋循《詩所》，鄭文昂《古今名媛彙詩》，陳繼儒《古文品外錄》，劉士麟《古今文致》，江元禧《玉臺文苑》，夏大觀《識小類編》，丁福保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，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謝無量《中國婦女文學史》，寶鴻年《寶氏文獻錄》，《扶風縣志》，《興平縣志》，《陳留縣志》，《鳳翔府志》，《絳州志》，

《甘肅通志稿》，以及各種版本的《璇璣圖詩》、《織錦回文詩》^①。

二是詠蘇詩中，亦多以武后記爲主旨（包括同時的關中人劉儲秀《題織錦迴文圖》）。王士禎《織錦巷》便是一例，「慧絕璇璣手，當如棄置何」。從此，「陽臺」、「嫉妒」、「悔過」、「襄陽」、「漢上」，已爲常見的用語，與唐宋時代的同類題材的詩詞形成了強烈的對照。

隨着這許多著作、詩文的廣泛流布，反覆宣傳，由是武后之說大著。此外，還有一個倫理道德方面的重要內在契因，就是武后記中，最終藉「織錦回文」，而使夫婦言歸于好，更加恩愛的大團圓結局，合乎我國傳統世道、人心，加以武后記富有故事情節，生動曲折，自然爲多數人接受（孔廣林意猶未足，在其所著的《璿璣錦》雜劇裡，更要「二美重圓」，娥皇女英，共事一夫——「配英皇」）。

武后記與《晉書》所述蘇蕙織錦回文的原委，大相徑庭。和桑世昌同時的樓鑰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。其《蘇氏璇璣圖》、《跋蘇氏回文錦詩圖》云：「《晉書》『與武后所記多不同，未知孰是』，『武氏及見晉史之成，不知何所據依，記載如此之詳』（《攻媿集》卷七十、七十三），世昌於《璇璣圖攷異》中，答以『晉書列女傳與武后所序不協，蓋

歷史寢久，疑信相傳，無足多怪。但，自後人們仍繼續不斷對此進行探討、研究。如：《回文類聚》續編者朱象賢《織錦回文傳叙互異說》，謂「蘇氏織錦爲千古韻事，而所作之由傳叙不同」，「然古今以來，凡言織錦故事者詩文圖畫，無不從武后之叙述，蓋唐初去晉末未遠，蘇氏織錦至今尚爲美談，彼時相傳必更有確據，倘無趙陽臺之事，竇蘇二家俱在關中，其後世豈肯人附會。且繹其詩意，如六言有云，讒人作亂闔庭，奸凶害我忠貞，禍原膚受難明，所持恣極驕盈，明爲姬妾讒譖而作，璿璣一圖具在，可讀而知也。又云周風興自后妃，楚樊厲節中闈，長歎不能奮飛，雙發歌我衮衣，華觀冶容爲誰，宮羽同聲相迫，亦非爲滔被徙之託辭。大都史筆簡淨，不涉瑣屑，書此以存始作回文之名而已，即如滔於苻堅時爲秦州刺史，記載內亦不書及，概可知矣」。全祖望《題蘇若蘭迴文詩》云：「三說不符，然臧崔生六朝，相去不遠，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」，（《鮚埼亭集》外編卷三十三）。董潮《東臯雜鈔》卷一稱：「二說（指晉書與武后說）不同，豈晉史反從略歟？四庫館臣曰：『考晉書列女傳，載苻堅秦州刺史竇滔，有罪徙流沙，其妻蘇蕙織錦回文旋圖詩，無滔鎮襄陽及趙陽臺讒間事。又考晉書孝武帝紀，稱太元四年（379）苻丕陷襄陽。苻堅載記稱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，都督荆揚

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、領護南蠻校尉，配兵一萬鎮襄陽，亦不言竇滔，與序所言，全然乖異。序末稱如意元年（522）五月一日，是時晉書久成，不應矛盾至此。又其文萎弱，亦不類初唐文體，疑後人依託，而「此圖及唐則天皇后序，均莫知所從來」，認為「其僞當在宋以前也」^⑧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八四）。陳僅《捫燭脞存》卷十二：「案傳語與則天序文，情事迥異，然考之本詩辭義，似當以正史為據」。周昇《十六國宮詞》則云：「今以詩意考之，武氏之說為近」。文廷式《補晉書藝文志》：「按回文詩無怨懟之詞，亦無懷思之語，〔崔〕鴻之所言，當得其實」。近人陳望道《修辭學發凡》云：「這兩說，說的事實，不完全相同，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說是，不過普通大概相信後一說（指武后記說）」。嚴一清^⑨也主張武后記說的，以為「史載國事，尚有錯誤，蘇氏家事，勢難必詳」，「晉書多至三十餘家，偏重一國，類多傳聞，武后專考一人，兼參各方、獨異衆說，必有確據，故最翔實」，「史書終不及蘇氏詩圖自言更信」。孫作雲《織錦迴文圖》曰：「蓋歷時寢久，疑信相參，近人謂傳說愈後愈繁，至喻人物為箭垛式者，觀蘇氏之事之文，亦信而有徵矣」（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稿本）》）。周振甫云：「從璇璣圖看來，說竇滔被貶官到沙漠地區去是對的，說竇滔又被重用，派去鎮襄

陽，在詩裡看不見，說實話別有所戀，對蘇蕙疏遠，在詩裡表達了這種感情。因此，《文選》李善注《別賦》裡講的，是不是更符實際些？」^②今武后之說，影響雖大，然而要成爲共識，殊難。

以上諸說，無論何者爲確，蘇蕙《璇璣圖》詩總是不幸境遇的產物，中國古代女子才情和苦難的象征。「凡看仁智虞唐錦，都爲蘇蘭一斷腸」（萬樹《同心梔子》詩）。

二、歷代對蘇蕙及璇璣圖詩的評價

蘇蕙璇璣圖，作爲回文詩的典範傑作，「才思精深融徹，如契自然」。千載之下，猶令人擊節贊嘆不已。人們給予高度的評價，武后贊爲「超古邁今」。宋、朱淑貞《璇璣圖記》云：「亘古以來，所未有也」。明、李懋《叙織錦圖》：「今觀此詩，三言似急就，四言似千文，五七言似古選，首言英娥似比嫡妾，中及飛燕似比陽臺，出入經史，反覆成文」（黃瑜《雙槐歲抄》卷七）。胡應麟《詩薮》外編卷四謂：「蘇若蘭璇璣圖，